



實線與虛線

L 先生，35 歲，家住花蓮，排名老大，是我們的老師。

拿著麥克筆，我們依循指示在老師身上，畫出切割線。線段以骨性結構為起點，標記下刀的位置。實線需要切開，虛線則不連續地，連接實線間的空隙。虛實相間的線錯落著，沿皮膚與淺筋膜間切開，脂肪是一層層黃色的凸出物，緊緊地包裹底下的臟器與肌肉，像被羊水充滿，最柔軟的安然無恙。

有時，我懷疑老師會不會突然醒來，如果醒來的話，會和我們說些什麼？關於拿手術刀的方式刺痛了他，還是最後如何下定決心。直到會面家屬時，才了解老師不是自然死亡。老師會後悔嗎？還是義正嚴詞捍衛他的論點，堅信自己是對的？

解剖台上的時間是日復一日的，課表上規定的出席課程，只是用來搪塞國考所需的學分，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們整天待在裡面，也就是生活。老師褪去脂肪衣，打開胸腔，切斷主動脈與肺動靜脈，將心肺取出，留下肋骨與控制橫膈的神經。每個臟器形狀各異，隨著生活型態與習慣而有所不同。喜愛運動的，久臥在床的，每一種日子都有人過，實驗室裡看到的，是真實人生的縮影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手執解剖刀，挑出肌肉與結締組織間的神經血管，其實也不是真的了解，或是不需要真的去了解。醫學生的教育裡，太多的知識是還無法理解的，所以先記著。在有選項的答案中，找到一個比較熟悉的，好像曾經在共同筆記裡看過；在考試卷上，給予一個答案，用深色鉛筆畫滿紅色圓圈內空著的部分，像為醫學生的生涯中填滿某些空虛的時候。

我們必須記下血管從何而來，又將走向何處。動脈由源頭向下分支，如一張緊密包裹的網，讓每一個所在都被滋養；靜脈則像一窪水池，走過組織的血液，最終歸依的方向。翻開肌肉與血管，神經坐落其中。沿頸項兩側蔓延開的是臂神經叢，一路向上肢的方向散開。由神經節而起，集節成根，由根而幹，而後有前後分支，穿過血管肌肉，以上貼附皮膚為皮神經，感受外在的冷熱溫痛，以下則支配完成骨骼與肌肉動作。

老師的弟弟曾說，還活著的時候，他作曲填詞，表現對世界的憐惜。僅存的手稿上，老師留下許多溫柔的詞彙，一如心地的柔軟，用一種情緒包裹另一種情緒。然而，老師是沒有掌長肌的。醫學的數據顯示，約有 11% 的人缺少這塊肌肉，也許是早已不復使用，抑或人們不需要那麼大的手勁，去完成一些粗重的工作。對老師而言，少了掌長肌，彈琴時的手感會不會差了一點，如果在音準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上有一點鬆脫，會不會影響生活裡的確幸。

我一直好奇，到底什麼能夠證明眼前的老師曾經真實在著。

沿著大捨堂往實驗室的路很長，光線從施工的鐵皮隔板間射入，落在左側的大體海報，一路延伸到金屬製的實驗室門口。課堂結束後，散亂的人群落在彼此影子下，畫面被拉遠，直到沒有光的地方。

一個人開大體時，我喜歡觀察細微的部分。上肢的正中神經、橈神經與尺神經，分別控制前臂與手掌的肌群，巧妙地完成各種困難的動作。手腕關節處有七塊小骨頭，大小頭鉤舟月三豆，每一塊小骨頭間彼此相依，隨手部旋轉而重新排列，兩者間韌帶拉扯而相繫，讓我們能夠承載負重，能夠旅行。

我喜歡看手掌的紋路，因泡水而發皺略顯白色，上頭的指紋早已磨損得看不見，仍是一雙手。有時將他扛在肩上，從下方觀察神經歧異的走向；有時放在木枕上，劃開上方的筋膜層，掌心的肌肉在我眼前展開。對掌肌內收肌屈指肌，所有肌肉要在正確的指令上，才能夠完成握手的動作，掌心的溫度才能傳到另一個個體上，如同沙灘引來浪潮，領著我前去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下半段的課程，劃分成三個部分，腹骨盆、下肢與頭部。我選了下肢，最大也最簡單的區域，看到什麼便是什麼，細小的結構都被放大。

僅剩的四周裡，我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處理脂肪與結締組織，盡力辨識能夠挖掘出的血管與神經，以期順利通過測驗。累了的時候，我會抬頭一望。大部分軀體像衣物一件件脫去，只剩下觀察用的部分。赤裸肉體下唯一完好的，會陰部的皮膚，依然散落些許毛髮。

填充福馬林而稍微膨脹的陽具，表皮因刮鬍刀劃傷而摩損，靜置在皺褶深色的睪丸上。爸爸告訴小時候的我，男生生男生，女生生女生。女生自然是從屁股出來的，身為男生的爸爸則沒有繼續說下去。縱切或環切後的陰莖，隱密的隧道輕易暴露，裡頭如光鋪滿細細棉塵，一條細長的管子緩緩上爬，沿著根部垂吊骨盆腔外。

陰囊被一層層撥開，筋索外筋膜、提睪肌筋膜、筋索內筋膜，兩顆淺灰色的睪丸是一具破舊的老爺鐘，鐘擺年久失修而未擺動。小時候我相信，爸爸和我來自不同的地方。他從細長的陰莖中滾落，一路跌跌撞撞直到遇見母親，由母親生下我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老師也是這樣的吧。筆記型電腦裡復原的語音檔，記著日子裡瑣碎的小事。看了一次展覽，沿途買了杯咖啡，遇見重要的人，然後分開。開心的時候，尾音拉長而高亢，一口氣便飛到了遠邊；偶爾感到難過，有不經意的受傷。出口的字句落下成為城市裡的雨點，時而細微，時而傾盆，而我們赤裸著走在街口。小時候的日子，一天便撕下一張，越發淺薄。30G 的記憶體，則像是音符相依，遠看的時候，黑點在譜上串成密實的線，是山峰也是低谷。每一個日子拆開，空隙間是一條條虛線，留下些許獨白。

最後幾則錄音中，老師歉疚地說著，自己在某次大雨中，因視線不佳而誤傷騎樓下的老婦。儘管當下將對方送往急診，也願意處理後續賠償事務，但由於尖峰時段無法逗留而離去，再一次回到加護病房時，值班醫師不願意透漏任何有關該床的訊息……。

走過的路會被身體記下，以另一種方式銘刻。年輕時挑戰三項的紀錄，練就一身健壯的下肢。一般人常說的腿後，其實有四塊肌肉，由外而內分別是股二頭肌長頭及短頭，向內則是半腱肌與半膜肌。肌肉沿膝蓋後方收攏靠齊，也就是我們認識的脛旁肌，餐廳裡火腿的部分。老師的腿後因訓練而顯得結實，肌肉束的大小與緊實度很好，強健而有力地支持後勾的動作。或許是那次的意外，身體默默承受某些病痛。膝蓋內外側有深淺不一的挫撞傷，瘀血結痂在股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骨與脛骨間，一圈圈繞著。

其實，老師的身體已經很努力，自己應該了解，只是周圍的人，不知道是怎麼看的。從腳踝的韌帶觀察，過度的運動與操勞使得韌帶粗糙不平整，像被人從下方一絲絲扯下，變得越來越窄，越來越鬆散，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，希望會有人頂著。看電視時，壞人總是被趕得遠遠的，然後從消逝的軌跡裡喊著，我一定會再回來。那好人呢？爸爸教我相信，一定是老天爺太過於憐惜，捨不得好人受了這麼多苦，先帶他們去修行了。

後來我僥倖地通過考試，儘管解剖科的滿分是 120，我仍舊只能拿到一半的分數，勉強及格。

最後一次熬夜，整組留下來縫合皮膚。將老師褪下的皮膚與肌肉一針一針縫上。因為縮水而無法接合的部分，則用紗布代替，讓身體盡可能恢復原本的模樣。縫合時，老師的身體如同拼圖，一片片被找回，組裝後安置在正確的位置。埋藏了數十年的秘密，我們偷偷打開後，原封不動地闔上，讓他永遠彌封，再也不會被發現。

一輩子的折騰後，能夠安心抵達嗎？我以為，一路上走得平靜安詳，乾乾淨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淨，該是多麼大的福氣。老師用自己的方式，瀟灑地向世界告別，斷開鎖鏈那一刻，便是舒服的。而我們能做的，便是盡力讓身體維持最好的模樣，縫針穿越形而上的界線，收束、拉緊而後打結。

皮膚參差的間隙被悄悄弭平，裹上白布，舉起手中的線香，虔誠地向老師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煙塵緩緩上飄，像是一道實線，也像是虛線，生命裡模糊的時刻，慢慢有了輪廓。

